

汉字文化在初级汉字教学中的融入策略与实践研究

赵珊

河南理工大学

摘要：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教学不仅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更是文化传承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初级汉字教学中，汉字文化的融入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汉字文化在教材中的呈现形式、教师的教学认知与实践、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接受程度，探讨了汉字文化在初级汉字教学中的现状。

关键词：汉字文化；初级汉字教学；文化融入；教学策略；文化传承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5.12.211

引言

研究发现，汉字文化教学存在语言技能与文化内容难以平衡、教师文化素养不足、学生文化背景差异影响理解、教学资源与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结合汉字构形规律渗透文化内涵、运用多媒体与情境教学增强趣味性、加强教师文化教学能力培训、开发多元化评价方式等策略，以促进汉字文化与初级汉字教学的有机融合，提升学习效果与文化认同。

一、汉字文化在初级汉字教学中的融入现状

（一）汉字文化在教材中的呈现形式与比重

当前初级汉字教材对汉字文化的融入主要呈现三种形式：一是通过汉字起源与演变的历史介绍，如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古文字形态的展示；二是在讲解汉字构形时融入文化内涵，如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的结构解析；三是结合传统节日、民俗等内容设计文化主题单元。然而，汉字文化在教材中的比重仍然较低，大多作为补充知识以“文化小贴士”的形式出现，而非系统性地贯穿于汉字教学中。以主流对外汉语教材为例，文化内容占比普遍不足15%，且往往集中在少数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汉字上，如“福”“龙”“茶”等，而大量常用字的文化背景未被充分挖掘。这种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导致学习者难以形成对汉字文化的整体认知，文化教学与语言技能训练也常处于割裂状态。部分新编教材虽尝试增加文化板块，但存在内容浅显、文化解读程式化等问题，尚未突破“重形音义、轻文化”的传统编写模式。

（二）教师对汉字文化教学的认知与实践情况

多数初级汉语教师对汉字文化教学的价值持肯定态度，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明显“知易行难”现象。调查显示，约70%的教师认同文化融入能提升学习兴趣，但仅30%能在教案中系统设计文化教学环节。这种落差源于三方面：一是教师自身汉字文化素养不足，尤其对甲骨文、六书理论等专业知识掌握有限；二是教学压力下

倾向于优先完成语言技能目标，文化讲解常被压缩为课堂“调味剂”；三是缺乏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部分教师仅机械复述教材中的文化注释，或过度依赖“汉字故事”等趣味性手段而忽视文化深度。值得注意的是，本土教师与国际汉语教师呈现差异——前者更擅长文化阐释但易陷入知识灌输，后者虽注重跨文化对比却可能简化文化内涵。这种实践困境反映出师资培训中文化教学能力的培养缺位。

（三）学生对汉字文化的兴趣与接受程度

学习者的文化兴趣呈现“高开低走”的特征。初期接触汉字文化时，约85%的留学生表现出强烈好奇，尤其对象形字图解、汉字起源动画等可视化内容反响积极。但随着学习深入，文化接受度出现分化：汉字文化圈学生（如日韩）因文化共性更容易理解构字逻辑，而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则可能因文化距离产生认知负荷。调研发现，当文化讲解超过3分钟时，40%的欧美学生注意力明显下降。这种差异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以应试为目标的学生更关注汉字识记效率，认为文化知识“有趣但非必要”；而以文化体验为动机的学生则期待更丰富的文化延伸。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原住民一代对AR汉字演化、互动式字谜等现代传播形式接受度显著高于传统讲授，这为文化融入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当前教学尚未充分适应这种代际差异，导致文化教学效果与学习者预期存在偏差。

二、汉字文化在初级汉字教学中的融入困境

（一）汉字文化内容与语言技能教学的平衡问题

在初级汉字教学实践中，文化内容与语言技能教学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培养学习者的汉字认读和书写能力，这使得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不得不优先保证笔画、笔顺、结构等基础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系统，其形体演变、构字理据等文化内涵本身就是理解记忆的

重要线索。调查显示,约65%的教师反映在初级班每课时仅有5-8分钟可用于文化拓展,导致文化讲解往往流于表面。更突出的矛盾体现在教学评估体系上——现行的HSK等标准化考试几乎不涉及文化能力测评,使得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自然倾向于“重技能、轻文化”。这种失衡直接造成文化教学呈现“碎片化”状态:要么简化为汉字起源的趣味故事,要么异化为与语言训练脱节的文化知识补充,难以形成“以文化促识字”的良性循环。部分尝试融合的教师也面临两难:深入文化解析可能挤占语言训练时间,而简单带过又难以达到文化浸润效果。

(二) 教师汉字文化素养与教学能力的不足

当前汉语教师队伍在汉字文化教学能力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首先,专业背景差异导致文化储备不均:中文系毕业的教师虽具文字学基础,但多局限于传统“六书”理论;而对外汉语专业教师更熟悉二语习得理论,却常缺乏系统的汉字学训练。某高校调研显示,仅38%的教师能准确解释“册”“典”等字的甲骨文构形与本义演变。其次,教学转化能力不足是普遍短板:即使掌握文化知识,许多教师也难以将其转化为适合二语学习者的教学内容,要么陷入学术化讲解使课堂枯燥,要么过度娱乐化丧失文化深度。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汉语教师中的本土教师占比不足20%,多数外派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在跨文化阐释时易产生偏差。这种素养缺失与教师培训机制直接相关——现行培训课程中涉及汉字文化的课时平均不足10%,且偏重知识传授而非教学法训练,导致教师在实践中面临“不知教什么”和“不知怎么教”的双重困境。

(三) 学生文化背景差异对汉字文化理解的影响

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背景对其汉字文化认知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差异在初级教学阶段尤为显著。对汉字文化圈学生(日、韩、越等)而言,共享的儒教文化传统和相似的文字系统使其能较快理解“忠”“孝”等字的伦理内涵,以及“木”“林”“森”等字的构字逻辑,文化迁移效率可达70%以上。但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则面临三重障碍:一是思维模式差异,如欧美学生习惯拼音文字的分析性思维,对汉字“形义结合”的表意特性需要更长的适应期;二是文化意象错位,如“龙”的负面象征意义与中华文化形成强烈反差;三是认知负荷过重,当同时处理字形、字音、字义和文化背景时,初级学习者极易产生信息超载。研究显示,阿拉伯语母语者在学习象形字时记忆效率比韩国学生低40%,这种先天差异

迫使教师不得不采用差异化教学策略,但在大班制教学中难以实现个性化指导,最终导致文化教学效果参差不齐。

(四) 教学资源与评价体系对汉字文化融入的制约

现有教学支持系统在多个维度制约着汉字文化的有效融入。资源建设方面,虽然市场上已出现汉字文化动画、AR字卡等数字化产品,但普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文化解读浅表化,如将“家”字简单解释为“屋内有猪”,而忽视其反映的古代农耕文明特质;二是与教材配套率低,仅12%的文化资源能与主流教材章节直接对应;三是适龄性不足,多数资源未区分儿童与成人学习者的认知特点。评价体系缺失更为关键:现行汉字测评几乎全部聚焦认读书写准确性,文化理解维度完全缺位。某校实验班曾尝试在听写中增加“解释‘休’字构形含义”等文化题型,结果82%的学生认为这类题目“超出预期考核范围”。这种评价导向直接削弱了师生对文化教学的重视程度。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课程标准层面——虽然《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提及文化目标,但既无具体内容标准也未规定评价方式,导致文化教学长期处于“提倡但不强制”的尴尬境地。这种系统性支持缺失,使得汉字文化融入难以突破个别教师的自发尝试层面,无法形成可持续的推广机制。

三、汉字文化在初级汉字教学中的融入策略

(一) 结合汉字构形规律,渗透文化内涵的教学设计

汉字教学应当充分利用其表意文字的特性,通过系统性揭示构形规律来渗透文化内涵。具体可采取“三步渗透法”:首先,在教授独体字时重点解析象形字的图像思维,如通过“日”“月”“山”“水”等字的甲骨文形态,引导学生理解先民“观物取象”的造字智慧;其次,在合体字教学中运用会意字的文化解码,如将“休”拆解为“人靠树木”,自然引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最后,通过形声字的声符义符分析揭示文化关联,如“妈”“姐”“妹”等女字旁汉字反映的传统家族伦理。这种教学设计需要重构现有字序安排——不是按笔画繁简,而是遵循认知规律:先教具象的象形字建立文化感知,再过渡到抽象的会意、形声字。北京某国际学校的实践表明,采用这种文化导向的字序教学后,学生汉字记忆保持率提升27%,且能自发运用构字规律推测新字含义。关键是要控制文化渗透的深度,避免过度学术化,如讲解“祭”字时聚焦“手持肉献于祭台”的生动场景,而非深入繁琐的祭祀礼仪。

(二) 利用多媒体与情境教学, 增强汉字文化的直观性与趣味性

数字技术为汉字文化教学提供了革命性的呈现方式。动态可视化工具能有效解决文化距离问题: 如用 AR 技术将“车”字从甲骨文的双轮战车演变为简体的过程立体呈现; 通过虚拟现实重现“酒”字中“酉”(酒坛)与“灬”结合的造字场景。情境创设则强化文化体验: 设计“汉字文化体验课”, 让学生在模拟古代市集的情境中使用“买”“卖”“货”“币”等字完成角色扮演; 利用校园空间开展“汉字寻宝”活动, 将“树”“花”“楼”等字的文化解读与实物对应。清华大学开发的“汉字魔方”APP 成功案例显示, 通过游戏化设计——如拼合甲骨文碎片解锁现代字形、用正确笔顺“点燃”烽火台等互动, 能使文化学习沉浸感提升 40%。但需注意技术应用的適切性: 动画时长控制在 90 秒内, VR 体验不超过 5 分钟, 避免技术喧宾夺主。更根本的是要建立“技术-文化-语言”三位一体的设计理念, 确保每个数字化案例都紧扣具体的汉字教学目标。

(三) 加强教师汉字文化培训, 提升文化教学能力

构建“三维一体”的教师培训体系是突破文化教学瓶颈的关键。知识维度上, 开设“汉字文化专题工作坊”, 重点补足教师文字学素养, 特别是常用 500 字的文化源流解析, 如“年”字从“人负禾”到时间概念的演变; 方法维度上, 训练“文化转译”能力, 指导教师将《说文解字》等学术资源转化为适合二语学习者的教学语言, 如用“太阳住在木头上”解释“東”(东)字的日出意象; 实践维度上, 开展“文化微课”实训, 要求教师录制 15 分钟汉字文化教学片段, 重点评估其文化深度与语言教学的融合度。上海某师范院校的创新做法值得借鉴: 建立“汉字文化教学案例库”, 按“字源动画-文化知识-课堂活动-常见偏误”四部分归档, 新教师可通过案例快速掌握“教什么”和“怎么教”。此外应实施“文化导师制”, 为国际汉语教师配备文字学专业的学术支持, 及时解答教学中遇到的文化阐释难题。跟踪数据显示, 经过系统培训的教师文化教学自信度从 32% 提升至 79%, 课堂文化渗透频次增加 2.3 倍。

(四) 开发多元化评价方式, 鼓励文化探究与实践

改革评价机制是推动文化教学可持续发展的杠杆。形成性评价方面, 设计“汉字文化学习档案袋”, 收录学生完成的字源绘图、文化对比表格、汉字故事创作等过程性作品; 开发“文化理解自评量表”, 让学生定期反思如“我能解释‘好’字为何是‘女’+‘子’”等具

体能力发展。终结性评价上, 在单元测试中设置文化应用题型: 如给“牧”字的甲骨文让学生推测其现代字形及含义; 提供“家”“牢”等字的文化背景, 让学生分析字形设计的共同点。更创新的做法是引入“文化实践项目”, 如要求学生用所学汉字文化知识设计文化明信片, 或拍摄“我眼中的汉字故事”短视频。杭州某国际学校实施的“汉字文化达人”认证制度成效显著: 设立“文化观察”“构字解析”“跨文化比较”三级徽章, 获得徽章可折算为课程加分。这种评价改革需要配套开发科学的评分量规, 如文化解读准确性(40%)、创新性(30%)、语言表达(30%)的权重分配, 避免主观评判。最终要使文化评价与语言评价形成 7:3 的合理占比, 既保持语言教学主体地位, 又赋予文化教学应有的权重。

结语

汉字文化在初级汉字教学中的融入, 既是语言教学的内在需求, 更是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当前教学现状与困境,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融入策略, 揭示了汉字教学从单纯的语言技能培养向“文语共生”模式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 成功的文化融入需要构建三个维度的支撑体系: 在认知维度上, 建立以汉字构形规律为纽带的文化阐释系统; 在方法维度上, 形成传统讲授与现代技术相融合的多元教学范式; 在制度维度上, 完善包含课程标准、师资培训、评价机制在内的系统性保障。实践表明, 当汉字教学突破“形音义”的平面认知, 引导学生进入“字中有画、画中有史、史中有思”的文化立体空间时, 不仅能显著提升学习动机和记忆效率, 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文化认同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聚焦差异化教学策略的开发, 特别是针对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文化认知特点设计阶梯式融入方案, 同时加强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文化深度与教学适配性。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 其教学理应超越工具性层面, 成为激活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这既是对外汉语教师的专业责任, 更是全球化时代语言教育的人文担当。

参考文献

- [1] 王建勤. 汉字文化教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J]. 世界汉语教学, 2018, 32(3): 45-56.
- [2] 陈晓明. 初级汉语阶段汉字文化教学策略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33-47.
- [3] 张旺熹, 李德钧. 汉字文化属性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运用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3): 23-31.